

迁江“年事”： 去两个外婆家拜年

欧广安



母亲年轻时认了一位干妈。这位干妈待她，比待亲生女儿还要亲——这是我们兄妹长大后，才慢慢明白的。

母亲生在交通不便的迁江镇古欧村民委那计村，她的干妈住在迁江街管辖的莲塘村。我们自小使用“那计外婆”和“莲塘外婆”来区分她们。

那计外婆性情沉静，不善言辞。也许是早年家境比较特殊，她做事总带着几分小心翼翼，脸上少见开怀的笑，仿佛总藏着心事。她身材瘦小，却极为能干。母亲说，外婆的爱都藏在沉默的言传身教里，教她依时令种菜，教她编草席、草凳。外婆和母亲编的草席，既结实又匀称好看。冬天坐在草席上，特别的暖和。

莲塘外婆则不同，性子爽朗，身板也宽实些，颇有“巾帼”气概。外公去世得早，她年轻时就在生产队劳动，一个人分工拉扯大两儿一女。后来，两个儿子成了工人，女儿当了教师。她是一位老党员，活到九十多岁，曾是全镇党龄最长的女寿星。方圆十里，人们都夸她是能人。莲塘外婆待母亲视如己出，两家走

动了几十年。赶圩的日子，我们常去她家歇脚，喝一碗粥，有时还能尝到她后院梨树上结的果子。记得母亲背着幼妹去看她，她总会悄悄煮上一两个鸡蛋，塞进妹妹的小手里。

两位外婆面容都很慈祥。她们疼惜母亲，也因此默默关注着彼此。虽不常见面，却常透过母亲传递问候，牵挂对方的冷暖。

按照习俗，每年大年初二都要去外婆家拜年。我家便有了“分兵两路”的故事，一队随父亲，一队跟母亲，轮流去看望两位老人。

等我和大妹长到十二三岁，这任务便渐渐移交到我们肩上。年初二，出嫁的姑姑回娘家，父母不忍心让年迈的奶奶在家操劳，走不开，就由我们分别带着更小的弟妹，提着篮子，走上去外婆家的路。

那是物资匮乏的年代，礼物简单，篮子里放两三个粽子、一块猪肉，提上便走。回来时，肉总是熟的——外婆祭过祖后，只切下一小段，大半都让我们提回。有时篮里还会多出好些粽子，外婆给两个，大舅妈、小舅妈也各塞两个。表哥偶尔还悄悄递来几个拆散的小炮仗。这便是丰厚的“战利品”了。压岁钱是一两角崭新的纸币，我们总是宝贝似的藏起来，舍不得花。

我家的手提篮很是特别，常引来路人注目。那是父亲用收集的包装带亲手编

的，式样精巧，提在手上，竟有几分像皮包。因此，谁都抢着提它。回来时，篮子里装得满满当当，都是外婆沉甸甸的爱。

过年最高兴的事便是去外婆家。可若是轮上去那计外婆家，我们总要拖沓半晌，被父母催了又催，才慢吞吞换上新年衣裳。小时候胆子小，去那计村得走一段很难走的路，两旁岭上松林茂密，行人寥寥。每次走到岭口，都要停下来等一等，看到有大人经过，才敢赶紧跟上。现在想来，自己都觉得好笑。

若是去莲塘外婆家，心情便像放飞的小鸟。一路沿着国道走，离镇子又近。到了外婆家，放下东西，我们就直奔迁江中学看篮球赛。那时春节最热闹的就是球赛，各村组队，观众围得里三层外三层，看得入了迷，连吃饭的时辰都忘了。

待到赶回外婆家，一大家子人正眼巴巴地等着我们开饭。慈祥的外婆不停往我们碗里夹菜，目光里全是疼爱。

如今的春节，花样多得让人眼花缭乱，创锣宴、广场舞、舞龙舞狮……年轻人去拜年，礼物包装精美，大盒小盒塞满汽车后备箱。那些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的新能源“代步车”，在村道排起长龙，堵车也成了新年一景。

几十年过去，大年初二，提着手提篮，步行去外婆家的情景，终究只能去童年记忆里寻了。



AI制图



扫码聆听更多美文。

灶王爷登天的“天梯”

蒙夏

小时候，每到小年腊月廿四这天，奶奶祭灶时，供品除了清甜的灶糖、明净的清茶、恭敬的香烛，还有一根带叶的完整无缺的青皮甘蔗。蔗梢笔直朝天，根须带着泥土的温厚。

我百思不得其解，又不敢乱问。因为奶奶说过，祭祀时，小孩子不能乱说话，尤其不能问“这个为什么？”“那个怎么样？”，神仙吃饭时被打扰，就不肯赐福了。那时，日子过得苦哈哈的，我当然非常渴望神仙给我家多赐福。

上学后，我不止一次问过老师，老师们也答不出个所以然来。后来，在我软磨硬泡地央求下，奶奶才笑眯眯地轻敲我的脑门说，那根带叶的完整无缺的青皮甘蔗，是灶王爷登天的“天梯”。

然后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很久以前的一个寒冷的冬天，桂中大地突降百年不遇的暴雪，连绵数日不停歇。群山被厚雪裹得严严实实，往日熟悉的山间小径冰封雪裹，冰面湿滑如镜，人们都不敢轻易出门。

这一日，正是灶王爷回天庭述职的紧要日子，他身负重任，要将人间一年的善恶冷暖、农事勤惰一一禀明玉帝，由玉帝定夺来年人间的风雨顺逆、五谷丰登。可漫天风雪阻断了登天之路，灶王爷身着素衣，步履踉跄，在冰坡上几次滑倒，风雪割面，他浑身发僵。眼看天庭述职的时辰将近，若误了时辰，不仅自身受罚，还会连累人间百姓错失来年的福泽。灶王爷心急如焚，却寸步难行。

就在灶王爷快要绝望之时，山间小路上走来一位四十来岁的农民，他黝黑的脸上洋溢着淳朴之光。他刚从自家农田归来，扛着一根精挑细选的青皮甘蔗——那是他留了整整一年的上品，蔗身粗壮挺拔，深绿的蔗叶鲜活舒展，根须牢牢裹着红褐泥土，从头到尾完完整整，没有半分残缺。农民家贫如洗，眼看小年快到，却无祭灶的供品，就想着来地里取根甘蔗带回家祭灶，祈求全家平安、来年丰收。路上一步三滑，即便摔倒，他也牢牢护住肩上的甘蔗，可见这根甘蔗对他来说，是多么宝贝。

忽然，他看见风雪中狼狈不堪、步履维艰的灶王爷，这时的灶王爷已经化作寻常路人。农民见他冻得瑟瑟发抖，行路艰难，顿生怜悯之心。

农民一生勤恳向善，见人有难必伸援助之手。他放下肩上的甘蔗，拿出随身携带的柴刀，轻轻砍下一截最粗壮坚实的蔗身，递到灶王爷手中，语气平和地说：“老人家，雪天路滑，拄着这个走，稳当些，别摔了。”灶王爷接过这截甘蔗拐杖，掌心瞬间传来蔗身的温实，一股暖流从手掌蔓延至全身。有了甘蔗借力支撑，原本湿滑难行的冰路顿时变得好走许多。他拄着蔗杖，稳稳踏雪登山，终于按时到达天庭，顺利完成述职。

玉帝听完灶王爷的人间禀报，又听闻来宾农民雪中赠蔗、不求回报的善举，龙颜大悦，连声赞叹“人间心存善念，便是最美福报”。

灶王爷感念农民的援助之恩，更想将这份善意播撒到来宾的每一寸乡野，于是连夜托梦给四方村民：小年祭灶之时，务必摆上一根带根带叶的完整甘蔗，将蔗梢朝上竖直摆放，青蔗便会化作直通天庭的“登天梯”。玉皇大帝望见这带着泥土与善意的祭品，便知这家人心存善念，来年必定降下甘露，赐下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、家宅安康的福运。

从那以后，这个饱含善意的习俗便在来宾乡村代代相传，从未间断。每当小年临近，村民们都会早早走进蔗田，精心挑选祭灶的甘蔗，规矩极严：必须是长势最好、根须完整、蔗叶不枯的整根，绝不能断节、剪根、摘叶，寓意有头有尾、善始善终。甘蔗一节一节向上生长，象征日子节节高升、家业兴旺；带根的甘蔗扎根泥土，代表岁岁安稳、丰收永续。

祭灶之日，灶台擦拭得干干净净，灶神像前香烛轻燃，供品依次摆开，那根青蔗稳稳立在一旁，蔗梢直指天庭，仿佛真的架起了人间与天庭的桥梁。

奶奶过世后，每年的祭灶任务连同雪中赠蔗的故事一起传给了母亲。每年祭灶过程中，母亲总指着甘蔗，给围在身边的子孙们细细讲述雪中赠蔗的故事，教他们懂得善良不分大小，善意终会换来生活的甘甜。祭灶仪式结束后，这根承载了祝福的甘蔗还会被细心收好，待到除夕再用来“撑门”，守住一整年的福气与吉祥。

除夕之夜，家家户户都会贴上新的灶神像，燃香叩拜，迎接灶王爷带回新一年的吉祥与庇佑。

如今，来宾的乡村依旧守着这份古老而温暖的民俗。一根小小的祭灶蔗，藏着桂中大地的物产馈赠，载着乡间百姓的淳朴善念。雪落无声，善念有痕，那根带根带叶的青蔗，年年岁岁立在灶台旁，让每一个辞旧迎新的小年，满是烟火温情，让“上天言好事，下界保平安”的祈愿，顺着蔗梢直达天庭，换来岁岁丰收、年年安康。

武宣米饼，糯香里的年

韦玉

腊月的风吹过麒麟山，红水河的雾裹着壮乡瑶寨的烟火气，把年味悄悄揉进来宾的烟火人间。

夜晚，我坐在沙发上刷朋友圈，指尖划过屏幕，跳出各种视频、图片和文字，满满都是家乡的年景。视频里，书法家挥毫泼



AI制图

墨，在社区写春联，送春联，鸡鸭在稻田里自在觅食，沙糖桔沉甸甸地挂满枝头等待采摘；图片里，有柿子饼、山黄皮鸭爪、纯手工兰花根，还有武宣米饼等，把人们舌尖上的记忆慢慢勾了起来；微信群里鲜活的话语此起彼伏，“有阉鸡出栏”“自家养的鸭，土土的，谁要请接龙”“金桔口感香脆，5元一斤，市区包送货上门”……看着这些热气腾腾的视频、图片和文字，我知道，年味越来越浓了。

于我而言，年味记忆似乎总绕着老家灶台转，绕着武宣米饼的糯香飘散。母亲总说：“过年的滋味，都在自家的灶台上。”我们家的年，绕不开三样美食：米饼、炒米糖、粽子。其中最难忘的，是那锅热气腾腾的米饼。

做米饼，得选好料：十斤圆润饱满的糯米，配一两斤粘米，一同放进大铁锅里小火慢炒。米粒在锅中轻轻翻滚、跳跃，发出“噼啪噼啪”的脆响。炒到米粒微黄，米香四溢，才算恰到好处。炒好的米，母亲从不不用打米机打，而是用肩扛到石磨旁慢慢磨，磨盘“吱呀吱呀”转动，细腻的米粉簌簌落下，那股带着烟火气的米香，能飘到几里之外。

打米饼的关键，是馅料。母亲说：“馅是米饼的魂，得有花生芝麻的香，才有味道。”她把炒熟的花生和芝麻倒进竹制的米筒里，没有擀面杖，就用菜刀柄捶打，“咚咚咚”的捶打声，在院子里回荡。花生、芝麻锤碎了，拌上白砂糖或本地的黄砂糖，再滴几滴花生油，香得让人直咽口水。

糖油是米饼的“粘合剂”，需用红砖糖加清水熬成。当红砖糖在锅里慢慢融化时，锅里水汽袅袅。母亲拿着筷子不停搅拌，嘴里念叨着“火要小，动作要匀，不然一焦，整锅糖油就毁了”。等糖油煮出蜂窝状，她便捏起筷子蘸一滴糖油滴进清水里——如果糖油在水里散开成一圈圈圆晕，就说明火候到了。这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方法，比任何温度计都灵，真是智慧藏在民间。

糖油熬好后，揉搓粉团最考验手脚麻利。母亲说：“糖油一冷就翻沙，米饼就做不成了。”母亲话音未落，便将滚烫的糖油倒进糯米粉里，在簸箕里快速揉搓。粉团在她手中翻搅，转眼就变得又软又细，像一团蓬松的云朵，裹着糖油的甜润与米粉的清香。接着便是压饼，将粉团塞进裹着花纹、刷有花生油的木饼印里，先填一半粉团，舀一勺花生芝麻馅放在中间，再用粉团填满压实。饼面若是高低不平，就用菜刀轻轻刮平，刷一层花生油，再用鹅卵石来回磨得油亮，一个米饼的雏形便成了。如果没有鹅卵石，也可以用光滑的瓶子来回磨亮。做好米饼，母亲用刀背轻轻一敲饼印，米饼就“啪”地掉出来，金黄的色泽，裹着米香和糖香，让人恨不得马上咬一口。木饼印上的花纹各有讲究，葫芦、锦鲤、公鸡、牡丹，还有“福禄寿”等花纹和字样，每一个纹路上，都藏着对新年的美好期许。

打满一筛的米饼，母亲便拿到大铁锅里蒸。蒸汽腾腾，米香、糖香、馅香交织在一起，在厨房里弥漫开，那是新年最动人的

香气。刚蒸好的米饼，捏一个咬上一口，甜甜糯糯，满口生香。若是想尝尝不一样的，便把米饼放进铁锅烘干，出锅时带着淡淡的锅巴香，嘎嘣脆，是孩子们最爱的新年零食。母亲总笑着说：“烘干的米饼冷后硬得能‘砸死狗’，老人小孩可咬不动。”于是往后的每一年，家里的米饼总以蒸制为主，软和香甜，老少皆宜。

蒸好的米饼，母亲总要分给左邻右舍，你家一碗，我家一盅。邻里们捧着米饼，或站在门槛上或蹲在院子里，聊着家常，说着年景，你尝一口我的，我品一口你的，米饼的糯香，便飘进了家家户户的窗口，也悄悄融进了邻里之间的温情里。

除了打米饼，炒米糖、包粽子也是过年的重头戏。炒米糖甜而不腻，粽子裹着粽叶的清香，每一样都是灶台烟火里的家常滋味，都是刻在记忆里的新年味道。

如今，我在城里工作，岁岁年年，总盼着回武宣老家过年。每次推开家门，总能闻到熟悉的米饼香。母亲依旧守在灶台边，张罗着做米饼，动作虽不如从前麻利，却依旧执着于手工的滋味。咬一口母亲做的米饼，熟悉的味道在舌尖化开，仿佛又回到了儿时，守在灶台边，看着母亲忙碌的身影，听着磨盘的“吱呀”声、捶馅的“咚咚”声，还有邻里间的欢声笑语。那些细碎的美好，都藏在米饼的糯香里，成了我心底最温暖的记忆。

这份带着烟火气的味道，融着邻里温情，装着家人团圆的念想，这就是我们家最真实、最动人的年味。

回望高安年味长

张则宁

我的家乡是兴宾区东部的高安。年过五旬后，我越发觉得“高安”是个寓意极好的地名。

家乡的名字来历，旧志书里是这样写的：旧名为高案村，原地势较为低洼。清道光十九年五月，红水河暴涨淹没高案村，村民迁居地势较高的今址之上始得安宁，故改名“高安”。

岁月轮回，丙午马年春节很快来到，少年时的春节记忆清晰而鲜活地浮现于我脑海。

老宅墨香

懂事后来，记得有三重门的老宅住着祖父三兄弟二十多人。老宅正厅靠墙摆着窄长桌，桌上有香炉。长桌前是一张八仙桌，供奉摆放肉、糖果、酒杯之类。

祖父的床铺对着八仙桌，上初中前我曾在正厅睡过两三年，发生在正厅的事自然记得较多。

四十多年前的大年三十，午后正厅热闹起来，房族的人来此请一位老人写春联。这位老人，年龄、身高同祖父相仿，但他读过书，写得一手好字，按辈分我称其为阿伯。那张八仙桌移到正厅中间，红纸折好摊平，旁边围着的人帮忙拉纸，阿伯弯着

腰，右手熟练挥毫，不多时就写好一副。旁边的人轻声读着春联，偶尔被其中某个繁体字难住，阿伯只得耐心作些解说。春联写好，要摆在地上晾一会，墨迹干了才能带走。这样，地上总有好几副春联摆着，红红的一片，正厅变得喜庆而庄重起来。我佩服这位义务写联的阿伯，所以常常在他旁边充当小助手。

时至今日，正厅的春节对联，我仍记得两副：清河堂的两列大字——“土能生白玉，地可出黄金”；阿伯常写的那副春联——“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”。而这些，正是包产到户年代族人渴望以勤劳创造美好生活的决心。

矮房年夜饭

包产到户时，我家与四叔家共住一座泥房，后来我家在正房北侧砌了间低矮的梯形房子，作为吃饭的地方。

年三十的饭，很早就开始忙起来。父亲砍鸡，姐姐和我洗菜切菜，每个人都做一些事。平日鲜有机会下厨的父亲，过年都会掌勺。炒鸡肉时，会加入沙姜、蒜苗、芹菜、酱油、豆腐乳，炒得鲜香入味。他还会将葛薯与猪肉一起炒，这是我们家固定的一道稍甜的年菜。炒猪头皮、豆腐皮拌瘦

肉等也不在话下，一两个小时过去，菜做好了，诱人的香气弥漫开来。

过年时，我们邀请在老宅同三叔生活的祖父一起吃年夜饭。矮房里，十个人紧挨着围坐，祖父和父亲的酒倒好，晚饭就伴着轻声话语开始了。饭桌上，我们会夹给祖父最好的肉块，表达我们对老人的孝敬。吃着聊着，我想起祖父曾说过的一句话——村里哪个懒人不可学，夸了隔壁率先建了楼房的教书阿伯，以及祖父“常有豆豉蒸肥肉吃”就知足的愿望。祖父的话，其实蕴含着他说说不出的“忠厚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”的古训，懂事的兄妹从中获得向上力量。饭后，祖父掏出一烟斗，装上烟，我凑上前替他点燃。坐上一段时间，妹妹便起身，换着祖父慢慢走回老宅。

小巷炮声

我们三队人几乎都姓张，1985年前基本都住在向东的老宅里。这片老宅，是长40米左右的正方形模样，有南北两条巷子。南北巷子的两侧都是结实的泥房，青石板巷道宽两米多，炎热的夏天，这巷子就是小孩、老人纳凉玩耍的好去处。

可能是从1982年春节开始，南巷子里就有令我极难忘的炮声：正月初一上午，一、

二、三队张家人在老宅里祭拜完祖宗，兴奋的众人将鞭炮搬到拆开，接成长条后继续绕在竹竿上，每隔几米就站着一位撑着挂满鞭炮的竹竿的勇士。第一根竹竿的鞭炮点燃，噼里啪啦响起，窄巷将鞭炮声变得更响亮、浓烟聚得更浓。挤在巷子两头或两侧房门的人们，慢慢地只能听到鞭炮声。第一根竹竿的鞭炮快响完了，第二根竹竿的鞭炮接上，约十根竹竿的鞭炮烧完，半个小时已过去。人们在热烈的鞭炮声中辞旧迎新，更在胜利的鞭炮声中增添自豪感。因为这场“炮战”是上年输给南面姓姓后我们组织的“反攻”，“反攻”中我们的鞭炮抢先响起，又最后停止，最终赢得“反攻”胜利。“炮战”的胜利，是各家各户都出钱买鞭炮的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的结果，之后再无这样的攀比。现在看来，“炮战”在贫穷年代虽属浪费行为，但也可从中看出农村改革初期人们不服输、争上游的那股精气神。

日子从光滑的青石板上无声溜过，春节鞭炮声依旧年复一年在村中响起。想起那些远去的春节，家国情怀总从我胸中生发，真的是“国与家连在一起创造地球的奇迹”！

在一幕幕春节记忆中，我愈加清晰地看到：每个“小家”热气腾腾，中国这个“大家”就蒸蒸日上。